

一部轰动文坛、经久不衰的女性社会问题文学名著
生活底层的女人的生存、渴求与哀伤

底层女人



【俄】亚历山大·库普林 / 著
章文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底层女人

I-512
11

[俄]亚历山大·库普林 / 著
章文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底层女人/(俄罗斯)库普林著;章文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 7-5387-0023-4

I. 底… II. ①库…②文…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7498号

底层女人 The Women Low In Social Standing

作 者:(俄)库普林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邢爱光

装帧设计:老家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257千字

印 张:11

版 次: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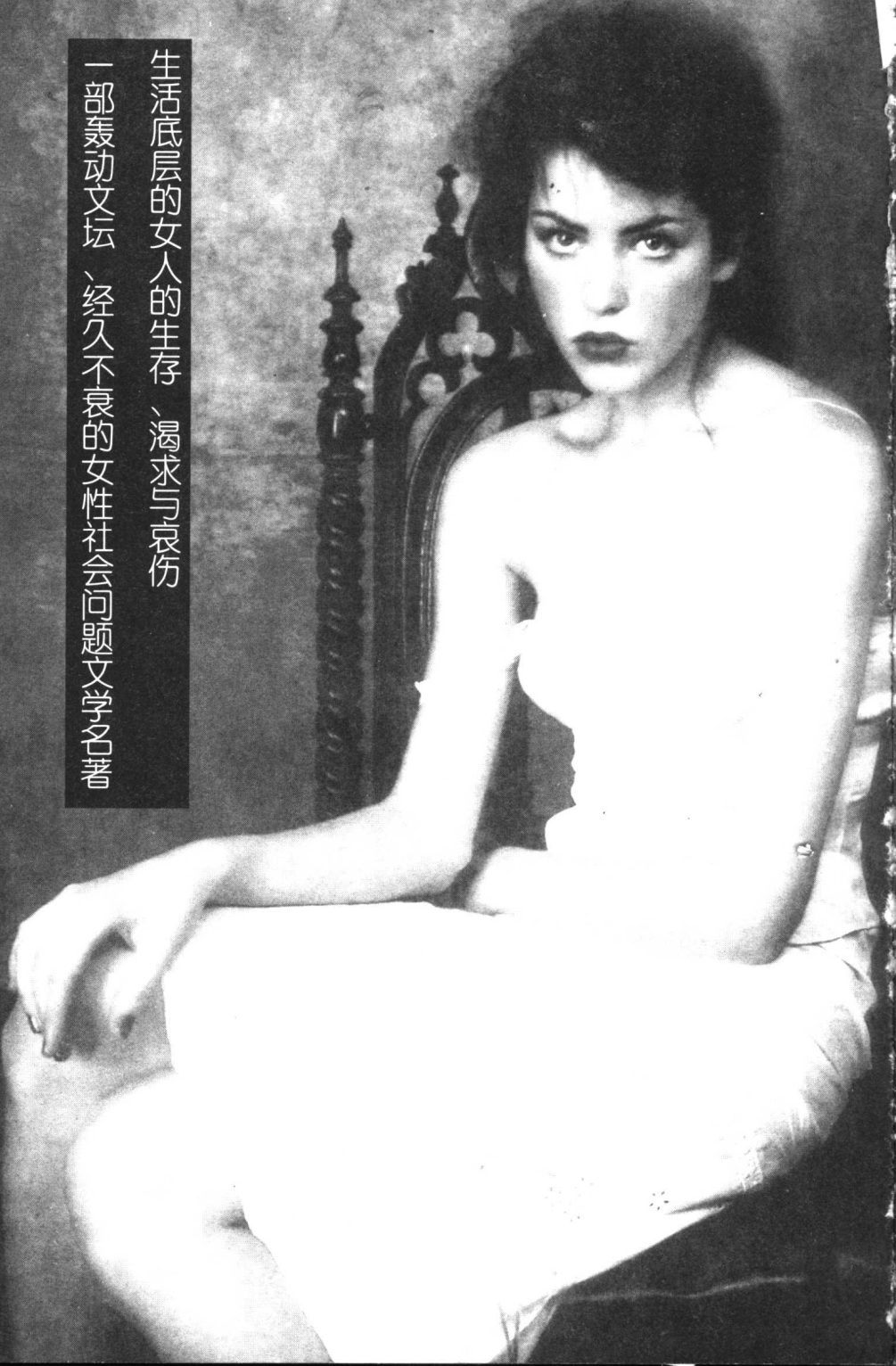
印 次:2001年6月第2次印刷

印 数:5000

书 号:ISBN 7-5387-0023-4/I·23

定 价:22.00元

生活底层的女人的生存、渴求与哀伤
一部轰动文坛、经久不衰的女性社会问题文学名著



中译本序言

谁能如此关注底层女人的青春、梦想与命运——她们的血泪、她们为了生存被男人压迫出的强颜作笑的呻吟？

世界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亚历山大·库普林，以自身的亲历真切生动推出现代文明社会无法回避的尴尬现实——以卖身为生的底层女人！

库普林早年丧父，随母亲迁居莫斯科，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十岁即进入士官学校。严酷的军校生活，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库普林退伍后来到基辅，这期间，库普林亲历和考察了当地的妓院并与很多人结为朋友。

《底层女人》出版后，震动了整个文坛，许多评论家认为，“它是一部具有惊人冲击力的杰作，底层女人的命运确是时代前胸上的首要问题”，“这是库普林细心研究妓院生活后写出的一部《妓女心理学》”。《底层女人》是沦落妓女生活的写真。它所以经久不衰为不同国度 and 不同年代的读者所喜爱，是因为它真实地告诉世人：罪恶就是罪恶。

《底层女人》被译成世界上所有主要语言在各国发行，并一再重印。强劲地表现出它独有的人道感与现实生命力。

《底层女人》写的是一家基辅妓院生活。这里每天都上演一

幕幕底层女人心灵和肉体被人摧残的画面图景。这里是牟取暴利、发泄淫欲和“各等正人君子”们变态发情的俱乐部。

沦为卖身为生的女人们，大多数是因为衣食无着。柳芭原是个纯真的农家姑娘，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她才陷进“火坑”；热尼亚由于家境贫寒，从小被迫当了女佣，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被东家奸污，接着又几经辗转，落入娼门；埃莉扎之所以操青楼生涯，目的是想攒上一笔钱，好实现与未婚夫完婚的夙愿。几乎每一个妓女都有自己的一部血泪史，其中充满着对黑暗社会的控诉。

在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底层女人总是被吃的一方。吃她们的主要是密主、妓女贩子、地方官僚、有闲阶级的嫖客和整个社会制度。

在这里从花季少女到成年女人，无一不是密主或有闲阶级赚钱的“货物”。为了钱，他们无情无义，甚至把自己的老婆卖进妓院。

密主既能满足官僚、大亨们的淫欲，也就得到省督大人给他撑腰。尽管他已经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坐火车却不按规定买票，喜欢占小便宜，更有甚者，在他身上的，人的气味已全部丧失，有的只是对金钱的追逐；对他说来，人际关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他在跟妓女鬼混时竟让摄影师拍下春官照片，好随身携带兜售。

面对这些底层女人，人们惊诧地发现作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多次把她们与贵族女子学校的千金小姐相提并论，还称妓女塔玛拉端丽的美貌堪与达·芬奇笔下被公认为女性美化身的蒙娜丽莎媲美。是的，在心灵上，这些远比上层社会那些满身铜臭的女士干净很多。塔玛拉在怒斥上层社会对妓女的污蔑时表示：底层女人卖身，是出于社会压迫不得已而为之，她们公开承

认这一点,她们在人格上活得无辜而真实;而上层社会的女士偷情或卖身,却只是为了见不得人的私欲,所不同的只是方式比较体面而已。

哪里有以卖身为生的女人,哪里就有见不得人的交易和黑暗;底层女人的喜怒哀乐,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挡不住的一面镜子,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都必是以女性生存的质量为尺度的。

目 录

- 第 1 章 每一个夜晚，每一句情话都是重复的 / 1
- 第 2 章 我很年轻，我的职业却很古老 / 18
- 第 3 章 我需要，所以我直奔亚玛 / 32
- 第 4 章 作家为什么不敢碰妓院 / 57
- 第 5 章 任何想去的人都会去找她 / 75
- 第 6 章 再也不干这一行了?! / 99
- 第 7 章 他卖掉了情人以后…… / 108
- 第 8 章 我们真比正派女人坏吗? / 130
- 第 9 章 谁挺身拯救过女人 / 155

- 第 10 章 男人都是一路货 /171
- 第 11 章 久而久之，他什么都习惯了 /195
- 第 12 章 虚伪是天赐的本能 /222
- 第 13 章 恨挡住爱 /246
- 第 14 章 这种生活已经把我吞噬了 /280
- 第 15 章 其实，她只在世上活了几天 /296
- 第 16 章 报 应 /316

每一个夜晚,每一句情话都是重复的

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在南方这座大城市的郊外住着一群世代相传的马车夫,有挣官家钱的,也有单干拉散座的。人们叫这地方“亚姆斯卡亚镇”——马车夫镇,或简称为“亚姆斯卡亚”、“亚姆基”,或干脆就叫“亚玛街”。

蒸汽机车的出现使马车夫们丢了饭碗,也失去了往日豪放的劲头和威风。他们纷纷转行谋生,从此分崩离析了。但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亚玛街仍然声名狼藉,人们都明白这条街是寻花问柳者和醉汉的天堂,这里的夜晚自然也不安宁。

一切都再自然不过。开始是些红脸蛋的轻佻的士兵老婆和黑眉的丰满的车夫寡妇在古老的废墟上偷偷贩卖伏特加,并兼营些打情卖俏的生意。后来,逐渐开起了有官府许可、受官府监督和管理的妓院,随后一家接着一家。到十九世纪末,亚玛的两条街——大亚玛街和小亚玛街——的两侧已经布满了妓院,即便是余下的五六家私宅也改做了为嫖客和妓女们服务的饭馆、啤酒屋、杂货铺。

众多妓院中的“生活内容”基本相同,区别只在于女人的脸蛋、衣着、房间的豪华和家具的档次程度,当然这也就决定了这一夜欢情的价钱有高有低。

最上讲的特列别利亚妓院（现在的主人已经不是特列别利亚了，而是市议会的议员，市府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大亚玛街左首的第一家，堪称花界元老。白绿相间的二层楼房，像是罗佩特风格的建筑，其实却是仿造的，颇有些俗气。楼顶镶着木雕的马驹，雕花门窗，护板上也雕着公鸡和花纹。楼梯上铺着长条地毯，前厅里立着一只狗熊标本，伸出的前爪上托着盛客人名片用的木盘。舞厅里是镶木地板，窗上挂着紫红绸布和透花纱的双层窗帘，靠墙一面是白色描金的椅子和金色外框的镜子。小客厅里铺着地毯，布置了沙发和缎子面的软凳。

卧室里则挂着淡蓝、粉红的挂灯，床上是绸面被褥和洁净的枕头。小姐们穿着镶皮边的露胸舞裙，装扮成骠骑兵、侍卫官、渔家姑娘或女中学生，她们多数是来自波罗的海东部各省的日耳曼女人，身材高大、皮肤白嫩、乳房高耸，很是标致。在特列别利亚玩上一次要付三卢布，宿夜则要十卢布。

而陈设稍差一些、简陋一些、收两卢布的在大亚玛街上有三家：索菲亚·瓦希里耶夫娜家的、安娜·玛尔科夫娜家的和“老基辅”。除此之外，大亚玛街上的其他妓院都只收一卢布，当然也更简陋一些。

至于小亚玛街上的妓院，去那儿的都是一些大兵、小偷、小手艺人等粗人，一次只收五十戈比或更少。里面更是污浊不堪，穷酸相毕露：凹凸不平的地板油漆已经脱落，并已腐烂翘曲，窗上挂的是一块大红粗布，卧室更像是用薄木板隔开了的牲口栏，床上只是草垫子和皱皱巴巴、污迹斑斑的破烂床单，被子上也到处是窟窿。屋子里弥漫着烟气，混杂着劣质伏特加和人体的汗臭味，又酸又馊，令人作呕。

女人们穿着破旧的印花布衣服或水兵服，说起话来声音嘶哑噙声噙气，不时天真地用唾沫弄湿红色烟盒纸，来修补前一

天被打破或抓伤的脸蛋儿。

一年四季,每天晚上——除了“鸟不筑巢、女不梳妆”的复活节前一个礼拜的后三天,以及报喜节的前夜——暮色初现,家家的雕花门楼上便挑起了红灯笼,街上也像复活节一般热闹起来。小提琴和钢琴奏出的欢快乐声透过灯火通明的窗户飘了出来,马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每一家妓院的大门都敞开着,从街上便能看到里面陡斜的楼梯、狭窄的廊道、闪着白光的玻璃灯和画着瑞士风光的影壁。无数男人沿着楼梯上上下下直到天亮。

这里可以看到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寻找人为刺激的土埋半截的老色鬼、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军校生和中学生)、蓄着大胡子的一家之长和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社会名流。有新婚的丈夫,也有热恋中的未婚夫;有名高望重的教授,也有小偷和杀人犯;有自由主义的律师、传道授业的教育家、慷慨陈词力主男女平等的进步作家,有侦探、秘密警察,也有逃犯;有军官和大学生,也有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受雇于人的“爱国者”。羞怯的和厚脸皮的,健壮的和满面病态的,初尝男女滋味的和老于此道的,眉清目秀的和生来丑陋的,哑巴和瞎子,满嘴臭气烂了鼻子的,生秃疮的……

他们家常便饭一样地随意走进来,就像进车站、餐馆一样随便。坐下来抽支烟,喝杯酒,哼上一曲,跳舞时扭动着身子,模仿着做爱的动作,摆出下流的姿势,很是快活的模样。他们挑选姑娘时,有时仔细端详,有时则急不可待地随便选上一个,当然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到拒绝。急巴巴地付过钱后,便上了前一位嫖客余温还未散尽的公用大床,自觉地去完成美妙而神秘的孕育生命的事业。小姐们麻木地应对着,说着一成不变的情话,用已经操练得烂熟的机械的动作满足着他们的欲

望，而在他们走后，还是用同样的情话、同样的媚笑、同样的动作，去接待第三个、第四个乃至第十个客人……

夜晚就这样过去了。黎明前，亚玛街才渐渐安静下来。等到天色大亮时，街上已经空荡无人，临街的大门紧闭着，窗户也上好了夹板，亚玛街沉入了梦乡，直到黄昏时她才会醒来，准备迎接又一个夜晚的降临。

日复一日，寒来暑往，女人们就这样在妓院的“闺房”中五花八门地活着，愚蠢、懒惰、歇斯底里。她们被社会所遗弃，被家庭所诅咒，她们成了性欲的牺牲品，是城市过剩淫欲的排泄口，也是家族“荣誉”的捍卫者。

午后两点钟，收两卢布的安娜·玛尔科夫娜的妓院沉浸在睡梦中。

昨晚这里和往常一样，华灯齐放，乐声高扬，空气中飘荡着淡蓝色的烟雾和狂浪的笑声，一对对男女摇摆着屁股和大腿在地板上狂舞。门前的街道被门楼上的红灯和窗子里透出的灯光照得通亮，人来车往直闹到天亮。

现在街上空荡荡的，亚玛街正懒洋洋地沐浴着夏日的阳光。

妓院长方形的大厅里此刻也静悄悄的。镀金外框的穿衣镜，沿墙排成一列的二十几把长绒椅子，墙壁上马科夫斯基的石印油画《豪门盛宴》和《浴女》，以及天花板正中的水晶玻璃吊灯此刻都沉睡者。

小客厅里窗帘低垂着，空荡荡的，就像是白天里无人的剧院、跑马场、审判厅一样，显得阴暗而又冷清。黑色钢琴光滑的弧面和已经发黄了的琴键，闪着微光。窒闷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昨夜的香水味儿、烟草味儿、久不住人的大房间里的霉味

儿、女人身上污秽刺鼻的汗臭味儿、脂粉味儿,以及硼酸肥皂味儿和地板蜡味儿,混杂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奇特的、诱人的野草味儿——今天是“三一”节,按风俗,一清早,当姑娘们还在酣睡的时候,女佣们就到集市上买回来一大车苔草,铺满了走廊、客厅和大厅,并把圣像前的油灯点燃——小姐们肮脏的手是不准做这些的,免得冲撞了神明,扫院的仆人也砍下两棵小白桦,装点好俄式风格的雕花门楼,每一家的台阶、栏杆和院门前都用白白细细的桦树枝装点了起来,只是那嫩绿的叶儿却渐渐凋萎了。

整个大院里静静的,空荡荡的,只听得见厨房里准备午餐肉饼的剁肉声。柳布奇卡只穿了件衬衫,裸露着胳膊,光着大腿跑到了后院。昨晚她接了六位客人,但没有留宿的,一个人在宽敞的大床上甜甜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她十点钟便早早起了床,兴冲冲地来帮厨娘擦洗厨房的地板和桌子。现在她正用剔下来的筋头和碎肉末喂阿穆尔——一条拴着的黑脸棕色长毛大狗。它时而扬起前爪向姑娘扑过去,把链子绷得紧紧的,勒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时而摇头晃尾,俯首向地,皱起鼻子呲牙媚笑,兴奋得直打喷嚏。柳布卡用肉逗弄它,装做严厉的样子对它喊着:

“喂,蠢家伙!给你,敢咬我!”

她打心眼儿里喜欢看阿穆尔激动和亲热的样子,为自己对一条狗拥有的瞬间的权力感到满意。她高兴,因为昨夜没有男人扰她,让她睡了个好觉;还因为今天是“三一”节,让她模模糊糊地记起了童年;更因为这难得见到的阳光灿烂的白天。

过夜的客人都离去了,现在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间。有五个人正在女主人的房间里喝着咖啡。

女主人安娜·玛尔科夫娜（妓院就是用她的名字注册的）六十来岁的年纪，个子很矮，身子圆滚滚胖墩墩的，倒像是由三个软皮球连在一起组成的，令人奇怪的是，她那暗蓝色的眼睛里还有着少女、甚至是孩童般的稚气。

女主人的丈夫伊塞·萨维奇是个花白头发、身材矮小的老头，这是个沉默寡言、惟老婆马首是瞻的人。安娜·玛尔科夫娜在这家妓院当领班时他是这儿的看门人。为了让自己能有点儿用，他自学了拉提琴，现在每天晚上演奏舞曲，有时候还能对那些借酒消愁、纵情做乐的醉汉们拉上两支伤感的送葬曲。

还有一大一小两个领班，大领班埃玛·爱德华尔多夫娜一头栗色长发，高大健硕，约摸四十五六岁，肥大的下巴打了三个褶。她脸型上窄下宽像只梨子，眼圈发黑，面色土黄，眼睛又小又黑，鹰勾鼻子，双唇紧闭，显得镇静而又威严。

妓院里的姑娘们都知道，过不了一两年，当安娜·玛尔科夫娜退休时，便会把妓院的一切都卖给她，一部分现款，另一部分用期票分期付款。因此姑娘们对她就像对女主人一样敬畏有加。她亲手惩罚犯了错的姑娘，抽起人来面不改色，又残忍又冷酷。众多姑娘中总有一个是她心上的红人——被她垂青，被她宠爱，同时又被她苛求，被她嫉妒，这滋味比遭她毒打还叫人难受。

佐霞是刚从小姐当中升上来的，姑娘们用阿谀而又亲昵的口吻叫她“小领班”，她身材瘦削，面色绯红，生来好动，眼睛略有些斜，满头小巧的卷发。她崇拜演员，特别是喜欢胖乎乎的喜剧演员。在大领班面前她总是惟命是从，曲意逢迎。

第五位克尔别什是这里警察分局的局长，他体壮如牛，已经有些谢顶，腮下一大把棕黄色的胡子，蓝色的眼睛总是半睡不醒的，说话声有些嘶哑，但还算悦耳。从前在侦缉队时，他

的臂力和残酷的审讯常使小偷流氓们闻风丧胆。

局长大人做过几件黑心事。全城都知道,他两年前娶了个七十多岁的阔老太,第二年就把她掐死了,然而这件案子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悄悄摆平了。其余的四位,在自己丰富的生活史中也干过不少缺德事。但就像一个武士在想起决斗中牺牲的对手时不会感到丝毫歉疚一样,这几位也只得把自己干过的昧良心事当做成就事业过程中令人不快的小麻烦而已。

四个人喝着加了炼乳的咖啡,只有局长大人就是法国蜜酒,其实他并不想喝,只是客气地摆个样子。

“福玛·福米奇,事情怎么样了?”女主人讨好地问道,“这事儿对你小菜一碟……只要你一句话……”

克尔别什慢吞吞地呷了半杯蜜酒,用舌头把这辛辣的烈酒沿着上牙膛搅了几搅,咽了下去,又不慌不忙地喝了几口咖啡,然后用左手的无名指捋了捋唇上的八字胡。

“你自己想一想,绍别斯太太,”他说话时眼睛盯着桌子,眯成了一条缝,双手一摊:“你想想,我为这事要冒多大风险!那姑娘是给骗来这……怎么说呢,好听点说叫‘青楼’吧。现在人家父母已经到警察局报了失踪,可她从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辗转了四五个、十来个地方,最后落到了你这儿,而最主要的是,你想想,是落在我的辖区里!我能怎么办呢?”

“克尔别什先生,可她已经成年了呀。”女主人说。

“她成年了。”伊塞·萨维奇肯定道,“而且她立了字据,说是自愿……”

埃玛·爱德华尔多夫娜声音低沉,自信地说:“一点不撒谎,这儿待她就像亲生闺女一样。”

“我说的可不是这个,”分局长不耐烦地皱起眉头,“你也得替我想想……要知道,职责所在。天知道,我烦心的事还少

吗？”

女主人忽地站起身来，用她无精打采的暗蓝色眼睛向分局长使了个眼色，趿拉着便鞋噼里啪啦地向门口走去，一面说：

“克尔别什先生，请你赏光看一下我们的装修方案，我们想把房间弄宽绰一些。”

“噢！十分高兴……”

十分钟后，两个人走了回来，谁也不看谁，克尔别什伸在手袋里的一只手正摩挲着一张崭新的一百卢布的钞票。再也没人提起那被拐来的姑娘，分局长干了杯子里的蜜酒，对社会风气发起了牢骚：

“就说我那念中学的儿子帕维尔吧，那天小杂种跑回来说：‘爸爸，同学们都骂我说你在亚玛街当警察，从妓院捞油水。’哎，绍别斯太太，你说气不气人？”

“哎！……哪有什么油水？……我这儿也……”

“我对他说：‘滚，混帐东西，去告诉你们校长，再有这种事我就上总督那告他们去。’你猜怎么着？他回来跟我说：‘我不再是你儿子了，你再找一个去吧。’什么话！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他妈的，到现在还不理我呢。瞧着吧，我还得好好收拾他！”

“哎，别提了，”安娜·玛尔科夫娜叹了口气，紫红色的下唇耷拉下来，暗淡的眼睛含着泪花：“我的女儿小别尔塔在弗莱舍尔女校，我们特意把她安顿在有教养的人家，可你知道，到底还是不行，她从学校学来的那些话，气得我脸都红了。”

“真的，安娜奇卡脸都气红了。”伊塞·萨维奇证实说。

“是气人！”局长深表赞同，“是啊，是啊，我能理解你。可是上帝呀，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怎么办！那什么党和乌七八糟的大学生，怎么说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行事放荡，道